

春秋时期吴楚鸡父之战相关问题考论

魏栋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鸡父之战只应包括伍鸡“为长壑而渥之”和吴与楚联军“战于鸡父”两个阶段,吴人入郢之役与吴楚“战于鸡父”时空悬隔,不宜视作鸡父之战的一部分。鸡父之战发生在位于淮河北岸凤台县境内的古州来、鸡父一带,并非发生于淮河以南的寿县或固始县境。鸡父之战之所以被清人视为“入郢之兆”,根本原因在于吴国通过鸡父之战,从此牢牢掌控了州来这一淮域重镇,淮河中游成为吴师入郢的前沿基地。

关键词:鸡父之战;州来;进程;地理形势;影响

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3-0040-05

春秋中后期,吴国逐渐崛起于东南,遂与楚国在淮河流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①公元前519年发生的鸡父之战,就是吴楚争夺淮域的著名战例。经过这一战争,楚国最终丧失重镇州来,“自是入郢之祸兆矣”^②。对于这场重要战争的认识,学界大多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③目前较为深入的研究见于台湾三军大学所编《中国历代战争史》(下文简称《战争史》)第二册。^④但此书对关键的鸡父地望仍然沿袭河南固始县东南这一旧说,因而对鸡父之战的地理形势、战争影响等问题的论述有待商榷。近年新刊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记载有“鸡父”及鸡父

之战的新资料,笔者曾辨析了鸡父地望的固始县说与寿县说,据清华简正确考证出鸡父地望应在今凤台县西北的古鸡水、鸡陂一带(凤台县西北说)。本文以鸡父地望为重要基础,拟利用《左传》与清华简《系年》等资料对鸡父之战的进程、地理形势、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希望能够得出更为准确的认识,请方家不吝指正。^⑤

一、鸡父之战的进程和地理形势

除清华简《系年》外,《春秋·昭公二十三年》经传、《吕氏春秋·察微》《春秋繁露》之《随本消息》《观

收稿日期:2018-0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114);第6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项目(2017M620033)

作者简介:魏栋(1987-),男,河南南阳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战国竹简、古文字、先秦史研究。

① 参见徐少华《论春秋时期楚人在淮河流域及江淮地区的发展》,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2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393页;徐少华《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4~154页。

② 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九《春秋列国险要表·春秋列国地形口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2~1013页。顾氏的这种观点也见于同书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吴疆域论》,第544页;同书卷六《春秋列国地形犬牙相错表》,第654页。

③ 参见童书业撰,童教英导读:《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④ 参见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二册,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7页。

⑤ 本文初稿撰写于2016年4月,为学位论文之一部分。在当年8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境外研究生暑期研习营”举办期间,得知李守奎先生撰有《清华简中的伍之鸡与历史上的鸡父之战》(现已刊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一文,并蒙李先生赐示。后又见刘光先生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发表《春秋末期吴楚“鸡父之战”考析》一文。相比于李、刘二文,本文在鸡父之战的阶段性和地理形势、鸡父之战被视为入郢之兆的真正缘由等方面皆有相异之处,读者可对比参阅。

德》《说苑·尊贤》《汉书·五行志》等文献也有一些关于鸡父之战的资料。^①但这些资料大多失之简略。《史记》虽然未提及战地鸡父,但在《楚世家》《吴太伯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中对鸡父之战也有记载。只是《史记》的记载有很大缺陷——除简略、零碎、语焉不详外,限于史书体例等因素,还存在割裂史料、杂糅史实等毛病。^②综合比较以上资料的形成时间、记述的准确详实程度,《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对鸡父之战的记载最为可靠。不仅其它单篇传世文献对鸡父之战过程的记载都远不及《左传》,而且《左传》对其它所有传世资料的记载基本可以覆盖。因此,下面以《左传》的史料为基本依据,结合清华简《系年》等资料对鸡父之战的进程进行探索。(见表1)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对吴楚鸡父之战过程做了如下记载:

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燿。……(吴公子光的谋划)……吴子(即吴王僚)从之。(秋七月)戊辰晦,战于鸡父(《谷梁传》作“鸡甫”)。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

……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太子诸樊入郢,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薳越追之,不及。……乃缢于薳蒢。^③

由以上记载可知,《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吴楚之间的战争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吴

国攻打楚邑州来;第二阶段是楚国派令尹子瑕、司马薳越率领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联军驰援州来,吴师在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庐)的精心谋划下以少胜多,大败楚等七国联军于鸡父;第三阶段是打败楚联军两个多月之后,吴师在楚平王夫人、太子建之母的招徕下,攻入郢邑(在今河南新蔡县境,与今安徽相邻),“取楚夫人及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薳越追之不及,自缢于薳蒢。

按《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的记载,“吴人伐州来”是吴楚“战于鸡父”的导火索。鸡父之战实际就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可称为狭义的“鸡父之战”。《吕氏春秋·察微》对鸡父之战进程的界定与《左传》存在差异,需要给予注意:

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卑梁之衅)……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1](P1013)}

引文中的“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就是《左传》的入郢之战。《察微》将吴与七国联军“战于鸡父”后的入郢之战,也视为是鸡父之战的一部分,这种认识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入郢之战与鸡父之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鸡父之战中,吴师大败楚联军,占领州来,成为入郢之战的前提条件。《察微》的认识得到当今一些学者的赞同。^[2]不过,《吕氏春秋》毕竟不是史书,“‘察微’即明察事物细微之端倪。本篇旨在论述察微知著、防患未然的重要性”^{[3](P465)}。《察微》重在讲理,引述的鸡父之战史实存在缺陷甚至错误。^①比如,《察微》将卑梁之衅视为吴楚鸡父之战的起因,实为生拉硬扯,真正的原因《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已有明确记载,就是“吴人伐州来”;《察微》记载潘子臣、小帷子在鸡父之战为楚虏获,而实际上是

①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40、1445、1446页。公羊寿撰,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4页。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3页。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8、271页。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8、1462、1714页。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5页。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4页。

② 李守奎先生对《史记》记述鸡父之战所存在的问题有专门论说,参看李守奎:《清华简中的伍之鸡与历史上的鸡父之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45~1447页。《左传》记载入郢之战将领为吴公子诸樊,实际应为吴公子光,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47页。

被吴太子终累伐楚时所获。^② 鉴于《察微》对鸡父之战记载的缺陷甚至错误,故不能将入郢之战视为鸡父之战的一个阶段。《战争史》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战争(先秦—三国)》都未将入郢之战视为鸡父之战的一部分。^③ 入郢之战不宜视为鸡父之战的一个阶段,还可由《左传》得到证明:第一,《左传》

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吴与七国联军“战于鸡父”的时间是“(秋七月)戊辰晦”,入郢之战是当年的“冬十月甲申”,两次战役相距两月有余;第二,郢在河南新蔡,鸡父据上所考在安徽凤台,两地相距百余公里。吴楚“战于鸡父”与入郢之战在时间、空间上悬隔,将后者视为鸡父之战的一部分失之牵强。

表 1 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吴人伐楚诸战进程资料简表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系年》第 15 章	《吕氏春秋·察微》
第一阶段	吴人伐州来。	伍鸡将吴人以围州来,为长壑而	
		涸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涸。 ^④	
第二阶段	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秋七月)戊辰晦,战于鸡父。……楚师大奔。		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
第三阶段	冬十月甲申,吴太子诸樊入郢,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薳越追之,不及。……乃缢于薳渚。		(吴公子光)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鲁昭公二十三年吴伐楚诸战包括三个阶段,入郢之役作为第三阶段虽与鸡父之战联系密切,但不宜视为其中一部分。鸡父之战只应包括其中的第一、二阶段,也即伍鸡“为长壑而涸之”和楚联军与吴“战于鸡父”两阶段。第一阶段“吴人伐州来”是狭义的“鸡父之战”的起因,第二阶段是狭义的“鸡父之战”。

论述完鸡父之战的进程,再利用清华简《系年》第 15 章的资料,并与《左传》的相关记载结合,对鸡父之战的进程进行补证。

《系年》第 15 章云(释文使用通行字):

(楚)灵王即世,景平王即位。少师无极谗连尹奢而杀之,其子伍员与伍之鸡逃归吴。伍鸡将吴人以围州来,为长壑而涸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涸。^⑤

伍鸡是传世文献失载的一位楚国伍氏家族重要成员,据《系年》记载,他在鸡父之战中曾率领吴军开挖长沟(即“长壑”、“鸡父之涸”),引水进攻州来城,取得了大败州来楚军的重要战果。《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记吴王僚、公子光、公子掩余按公子光之计“战于鸡父”,大破七国联军。比较《系年》《左传》对鸡父之战的记载,两种文献所记战役的将领、作战手段均不相同,它们明显是两次不同的战役。军事学中有所谓“攻城打援”的战术,套用这一术语恰好可以贴切解释这两种记载的差异:《系年》是着眼于记述“攻城”,即吴军通过修造“鸡父之涸”攻打楚邑州来;《左传》虽然也提及吴人攻打州来,但未载其详,主要侧重于记载“打援”,即吴军如何按照公子光的计谋击破援救州来的七国联军。《系年》的记载仅为鸡父之战的一部分,不够全面。但这并不

① 刘光先生对《吕氏春秋·察微》所记鸡父之战史事准确性问题有专门讨论,参刘光:《春秋末期吴楚“鸡父之战”考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② 《左传》定公六年:“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杨伯峻:“据杜注,潘子臣、小惟子为楚舟师之帅。《吕氏春秋·察微篇》误以为昭十三年鸡父之役。‘小惟子’作‘小帷子’。”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 1557 页。

③ 参见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二册,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24 页;张丽荣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战争》(先秦、秦汉、三国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版,第 50~51 页。

④ 清华简《系年》第 15 章的这条资料仅被列入楚平王(前 528~前 516 年在位)时期,纪年并不够明确。这条资料可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吴人伐州来”对应。《系年》记“其(伍奢)子伍员与伍之鸡逃归吴”,虽未纪年,但《左传》记载伍子胥奔吴在鲁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 522 年,由此可判断伍之鸡奔吴亦当在此年。吴人伐州来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 519 年。伍员、伍鸡奔吴后,急于为被杀的伍奢及伍尚复仇。伍鸡在奔吴后的第三年得到吴人重用,并率领吴兵攻打楚邑州来,符合情理。

⑤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中西书局 2011 年版,第 170 页。

为怪,因为《系年》第 15 章楚平王部分记述的对象是伍鸡与伍员奔吴后的作为,并非着重记载鸡父之战。《系年》的记述仅是鸡父之战的一个侧面,但仍然丰富了鸡父之战第一阶段“吴人伐州来”的详情。同时,通过《系年》可知鸡父是州来附近的小地名,进而说明战争第一阶段“吴人伐州来”也发生在鸡父一带。由此,从空间上看,将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吴人伐楚的第一阶段视为鸡父之战的一部分是合理的。战争的第一阶段应与狭义的“鸡父之战”(即战争的第二阶段)合在一起统称为“鸡父之战”。

以鸡父地望位于凤台西北及上文所考鸡父之战的进程为基础,将《左传》《系年》两种文献结合起来,可对鲁昭公二十三年吴伐楚诸战的地理形势进行很好地复原:首先,吴国军队进攻楚国重镇州来,在州来西北开挖名叫“鸡父之渚”的长沟,引水进攻州来城的楚军;之后,楚、蔡等七国联军奔救援救州来,吴师到钟离进行抵御,并与七国联军战于鸡父(地望今凤台西北的古水、鸡陂一带),打败七国联军,联军溃退;两个多月后,吴人长驱直入郢地(今新蔡县境),俘获“楚夫人及其宝器以归”,楚人追之未及而退。这些叙述可用以下地图直观地表示出来(见图 1)。

二、鸡父之战的影响别议

鸡父之战以七国联军的大溃败及吴国夺取淮域重镇州来而告终,其影响是巨大的。最重要的影响应当是前引清人顾栋高所云,经此一役,“州来遂失,自是入郢之祸兆矣”。《系年》第 15 章在记述伍鸡“为长壑而渚之(州来)”之后,紧接着没有记载吴楚之间发生的其它大事(如吴夺楚之巢、钟离,伍子胥的疲楚诸战等),而是记述“(吴人)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4](P170)}这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顾氏鸡父之战是吴师入郢前兆的观点。虽然如此,学界对鸡父之战何以成为吴师入郢前兆与顾栋高的认识则存在歧异。例如《战争史》立足于对鸡父地望在今固始境内的判断,对鸡父之战的影响做了以下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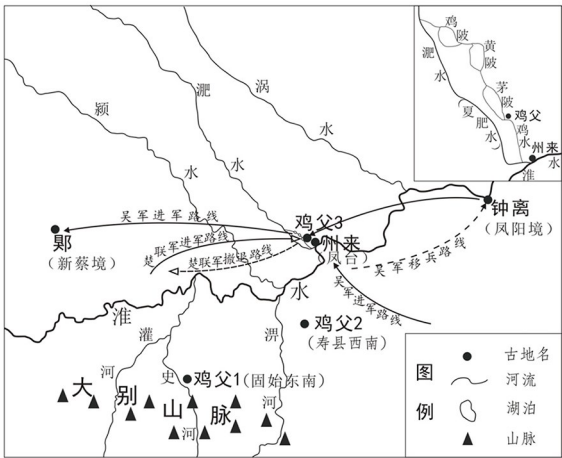


图 1 鲁昭公二十三年吴伐楚诸战地理形势示意图^①

吴夺其地以对楚,则不仅可驱逐楚国在淮颍地区之势力而控制其周围诸小国,且可由此以进入大别山区,而为日后破楚入郢之起点。是故鸡父之战,在地略争夺上言,实为吴楚战争胜败之一重大关键,尔后吴军破楚入郢之战,即系由此一地区而入也。^{[4](P21)}

《战争史》认为占有鸡父,向北可控扼淮颍小国,向南可作“入郢之起点”,这一认识着眼于鸡父的战略位置。但据清华简《系年》等资料,鸡父不在大别山北麓之固始一带,应在今安徽凤台县境内。《战争史》对鸡父之战意义的判断,出发点即存在偏差。与《战争史》不同,在认识鸡父之战对后来吴师入郢的影响时,顾栋高强调州来的归属。实际上,在明白鸡父为州来周边小地名的情况下,强调州来归属与强调鸡父地理位置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州来是楚国东部重镇,在历史上一一直是吴国觊觎的对象。据《左传》记载,吴师曾于鲁成公七年(前 584 年)、襄公二十六年(前 547 年)、昭公十三年(前 529 年)“入州来”“灭州来”。^{[5](P835,1122,1361)}虽然州来屡次被吴攻破并且一度入吴,但不久即有反复。鸡父之战(前 519 年)则不然,它使吴国最终牢牢控制了这一重镇。州来所处的淮河中游地区对于吴、楚

① 本示意图的底图截取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楚吴越”一图,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楚吴越”,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30 页。鸡父地望局部放大图的绘制依据[清]杨守敬等编绘:《水经注图(外二种)》卷三十二《肥水》南七中,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350 页。《左传》等文献对楚联军进军及撤退路线的记载过于阙略,实际上很难绘出。本图对楚联军进军及撤退路线的绘制参考、借鉴了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册》第二册附图 2—38“吴楚鸡父之战一般经过图”,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钟离的地望关系到吴师移兵路线,其地望传统说法认为在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今世学者提出位于凤台境内的新说,参石泉:《关于芍陂(安丰塘)和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始建问题的一些看法》,《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3 页,注[一];肖洋:《〈春秋〉经传的钟离地望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 年第 3 期。今暂从传统说法。

来说都是重要的跳板与基地。楚国控制这一地区可以向江淮下游地区拓展势力;吴国占领这一地区不仅可以便利交通中原,更重要的是可以西上进攻楚国并打击、争取楚在汝颖地区的与国。鸡父之战次年,吴迅即灭掉淮河中游另外两个要地巢与钟离,楚人沈尹戌因此不禁慨叹“亡郢之始,于此在矣”。可以说,鸡父之战后,吴国迅速掌控了淮河中游地区,“扼楚咽喉,为进战退守之资”,^{[6](P2070)}在地缘战略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后来,吴国采用被称为“子胥之谋”的疲楚策略,以三师轮番伐楚,逐渐消耗楚国力量;甚至在楚郢都被攻陷前一年,与晋国联合,远征楚方城。^①如果没有以州来为核心的淮河中游前进基地,吴国的这些伐楚活动必将遇到极大阻碍。

综上,鸡父之战的影响可以作如下叙述:鸡父之战中吴国再次夺得州来,成为吴国牢固掌控淮河中游的开始。这既为伐楚入郢准备好了跳板与基地,也为进一步消耗楚国国力、打击并分化汝颖地区楚之与国创造了优越条件。这才是视将鸡父之战为入郢之兆的准确缘由。

最后,还需要对鸡父之战的称名问题略做一补

论。由于鸡父是州来附近小地名且吴师“战于鸡父”的目的是占领州来,故鸡父之战实际上可称“州来之战”。不过,吴楚多次在州来交兵,若用“州来之战”称呼公元前519年的这次州来之战,容易与之前的“州来之战”产生混淆,所以准确地说应称为“第某次州来之战”。其实称“第某次州来之战”也有问题,因为《左传》等先秦文献对州来的易手只是有选择地记述,目前缺少详尽的州来大事编年,要准确确定到底是第几次州来之战还有困难。所以,本次州来之战最好以“鸡父之战”命名为宜。

参考文献:

- [1]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李守奎.清华简中的伍之鸡与历史上的鸡父之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2).
- [3]吕不韦.吕氏春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4]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6]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责任编辑 周家洪 E-mail:zhoujiahong2004@163.com

On the Wu-Chu War of Ji Fu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ei Dong

(Unearthed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Wu-Chu war data recorded by Zhao Gong in *Zuo Zhuan* for twenty-three years, combined with the related records of *Lv Shi Chun Qiu · Cha Wei* and Tsinghua' bamboo slips *Xi Nian*, to infer that the battle of Ji Fu should only include the two stages of Wu Ji's "dug around the state and led the Huai River around the city for a week and then imported into Huaihe's long ditch" and the "fighting with Ji Fu" in the joint army of Wu and Chu, the battle of the Wu people was separated from that the War of Ji Fu of Wu and Chu,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part of the battle of Ji Fu. The battle of Ji Fu took place in the ancient state of Huaihe County in the north shore of Fengtai county and the area of Ji Fu instead of in Shouxian or Gushi County South of Huaihe. The reason why the Ji Fu war was regarded by the Qing people as "the sign of entering Ying" was due to the battle of Ji Fu, Wu firmly controlled the Zhou Lai's Huai District,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Huaihe became the frontier base for Wu's entry into Ying.

Key words: the War of Ji Fu; Zhou Lai; process; geographical situation; impact

① 清华简《系年》第18章记载:“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门方城。”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80页。